

社評

日偽進逼中之內蒙古自治問題

內蒙古自治問題，自日偽進逼以來，已告一段落。華北政府與偽滿洲國，均主張內蒙古自治。此項主張，其目的在使內蒙古完全淪陷，而為其侵略之根據地。此項主張，其目的在使內蒙古完全淪陷，而為其侵略之根據地。此項主張，其目的在使內蒙古完全淪陷，而為其侵略之根據地。

日內務省當局決定方針 減輕地方負擔

（電通十七日東京電）日內務省當局，為減輕地方負擔，決定採取以下方針：一、整理地方行政機構，裁減冗員。二、簡化行政手續，提高效率。三、減輕地方稅收，減輕民衆負擔。四、加強地方自治，提高民衆參與度。

日陸軍大賞功人功狗 參加中日事變者陸軍增俸

（電通十七日東京電）日陸軍省為表彰在日中事變中表現英勇之軍人，決定頒發大賞功章，並對參加中日事變之陸軍人員增加俸給。此舉旨在激勵士氣，表彰忠勇。

日偽進逼中之內蒙古自治問題

（電通十七日東京電）日偽進逼中之內蒙古自治問題，目前正處於關鍵階段。日偽雙方均主張在內蒙古實行自治，以鞏固其後方。此項問題之解決，將對華北局勢產生重大影響。

米穀標準價格 日農林省決定

（電通十七日東京電）日農林省為穩定米穀價格，決定實施標準價格制度。此舉旨在防止米價波動，保障民衆生活。標準價格將根據市場行情定期調整。

日陸軍大賞功人功狗 參加中日事變者陸軍增俸

（電通十七日東京電）日陸軍省為表彰在日中事變中表現英勇之軍人，決定頒發大賞功章，並對參加中日事變之陸軍人員增加俸給。此舉旨在激勵士氣，表彰忠勇。

日偽進逼中之內蒙古自治問題

（電通十七日東京電）日偽進逼中之內蒙古自治問題，目前正處於關鍵階段。日偽雙方均主張在內蒙古實行自治，以鞏固其後方。此項問題之解決，將對華北局勢產生重大影響。

日偽進逼中之內蒙古自治問題

（電通十七日東京電）日偽進逼中之內蒙古自治問題，目前正處於關鍵階段。日偽雙方均主張在內蒙古實行自治，以鞏固其後方。此項問題之解決，將對華北局勢產生重大影響。

日偽進逼中之內蒙古自治問題

（電通十七日東京電）日偽進逼中之內蒙古自治問題，目前正處於關鍵階段。日偽雙方均主張在內蒙古實行自治，以鞏固其後方。此項問題之解決，將對華北局勢產生重大影響。

日偽進逼中之內蒙古自治問題

（電通十七日東京電）日偽進逼中之內蒙古自治問題，目前正處於關鍵階段。日偽雙方均主張在內蒙古實行自治，以鞏固其後方。此項問題之解決，將對華北局勢產生重大影響。

日偽進逼中之內蒙古自治問題

（電通十七日東京電）日偽進逼中之內蒙古自治問題，目前正處於關鍵階段。日偽雙方均主張在內蒙古實行自治，以鞏固其後方。此項問題之解決，將對華北局勢產生重大影響。

日偽進逼中之內蒙古自治問題

（電通十七日東京電）日偽進逼中之內蒙古自治問題，目前正處於關鍵階段。日偽雙方均主張在內蒙古實行自治，以鞏固其後方。此項問題之解決，將對華北局勢產生重大影響。

日偽進逼中之內蒙古自治問題

（電通十七日東京電）日偽進逼中之內蒙古自治問題，目前正處於關鍵階段。日偽雙方均主張在內蒙古實行自治，以鞏固其後方。此項問題之解決，將對華北局勢產生重大影響。

日偽進逼中之內蒙古自治問題

（電通十七日東京電）日偽進逼中之內蒙古自治問題，目前正處於關鍵階段。日偽雙方均主張在內蒙古實行自治，以鞏固其後方。此項問題之解決，將對華北局勢產生重大影響。

日偽進逼中之內蒙古自治問題

（電通十七日東京電）日偽進逼中之內蒙古自治問題，目前正處於關鍵階段。日偽雙方均主張在內蒙古實行自治，以鞏固其後方。此項問題之解決，將對華北局勢產生重大影響。

日偽進逼中之內蒙古自治問題

（電通十七日東京電）日偽進逼中之內蒙古自治問題，目前正處於關鍵階段。日偽雙方均主張在內蒙古實行自治，以鞏固其後方。此項問題之解決，將對華北局勢產生重大影響。

希特勒向法大使龐賽提出軍縮辦法

造成一新局勢

（路透社十六日倫敦電）希特勒向法大使龐賽提出軍縮辦法，造成一新局勢。德方代表龐賽，於十六日午後，在柏林與希特勒會談，討論關於軍縮問題。希特勒在會談中，曾向龐賽提出其對軍縮之見解，並謂德方對於軍縮問題，已準備妥當之辦法，以供法方參考。希特勒並謂，德方對於軍縮問題，已準備妥當之辦法，以供法方參考。希特勒並謂，德方對於軍縮問題，已準備妥當之辦法，以供法方參考。

文明受致命傷

（路透社十六日倫敦電）希特勒向法大使龐賽提出軍縮辦法，造成一新局勢。德方代表龐賽，於十六日午後，在柏林與希特勒會談，討論關於軍縮問題。希特勒在會談中，曾向龐賽提出其對軍縮之見解，並謂德方對於軍縮問題，已準備妥當之辦法，以供法方參考。希特勒並謂，德方對於軍縮問題，已準備妥當之辦法，以供法方參考。

由英倫抵法京

（路透社十六日倫敦電）希特勒向法大使龐賽提出軍縮辦法，造成一新局勢。德方代表龐賽，於十六日午後，在柏林與希特勒會談，討論關於軍縮問題。希特勒在會談中，曾向龐賽提出其對軍縮之見解，並謂德方對於軍縮問題，已準備妥當之辦法，以供法方參考。希特勒並謂，德方對於軍縮問題，已準備妥當之辦法，以供法方參考。

法捷外長商三大問題

已獲完全妥協

謀改善國聯辦事方法

解決軍縮須在日內瓦

中歐經濟兩國可合作

（路透社十六日巴黎電）法捷外長商三大問題，已獲完全妥協。謀改善國聯辦事方法，解決軍縮須在日內瓦，中歐經濟兩國可合作。法捷外長商三大問題，已獲完全妥協。謀改善國聯辦事方法，解決軍縮須在日內瓦，中歐經濟兩國可合作。法捷外長商三大問題，已獲完全妥協。謀改善國聯辦事方法，解決軍縮須在日內瓦，中歐經濟兩國可合作。

美政府準備在下屆國會提出預算法案

當局稱預算案有特無恐

（路透社十六日華盛頓電）美政府準備在下屆國會提出預算法案。當局稱預算案有特無恐。美政府準備在下屆國會提出預算法案。當局稱預算案有特無恐。美政府準備在下屆國會提出預算法案。當局稱預算案有特無恐。

政府企圖以相互待遇獲得對外貿易之優惠

（路透社十六日華盛頓電）政府企圖以相互待遇獲得對外貿易之優惠。政府企圖以相互待遇獲得對外貿易之優惠。政府企圖以相互待遇獲得對外貿易之優惠。政府企圖以相互待遇獲得對外貿易之優惠。

美積極提高世界金價

（路透社十六日華盛頓電）美積極提高世界金價。美積極提高世界金價。美積極提高世界金價。美積極提高世界金價。

美駐拉丁美洲軍隊當局限制其數目

當局限制其數目

當局限制其數目

當局限制其數目

當局限制其數目

（路透社十六日華盛頓電）美駐拉丁美洲軍隊當局限制其數目。當局限制其數目。當局限制其數目。當局限制其數目。

古巴發生嚴重糾紛

禁止ABC黨員演說

（路透社十六日哈瓦那電）古巴發生嚴重糾紛。禁止ABC黨員演說。古巴發生嚴重糾紛。禁止ABC黨員演說。古巴發生嚴重糾紛。禁止ABC黨員演說。

共和黨領袖五小時中組成西班牙新聞

（路透社十六日馬德里電）共和黨領袖五小時中組成西班牙新聞。共和黨領袖五小時中組成西班牙新聞。共和黨領袖五小時中組成西班牙新聞。共和黨領袖五小時中組成西班牙新聞。

新國會四七三席中急進黨僅佔一〇四席

（路透社十六日馬德里電）新國會四七三席中急進黨僅佔一〇四席。新國會四七三席中急進黨僅佔一〇四席。新國會四七三席中急進黨僅佔一〇四席。新國會四七三席中急進黨僅佔一〇四席。

警察發現最近無政府及工會派起事文件

急進黨僅佔一〇四席

急進黨僅佔一〇四席

急進黨僅佔一〇四席

急進黨僅佔一〇四席

（路透社十六日馬德里電）警察發現最近無政府及工會派起事文件。急進黨僅佔一〇四席。急進黨僅佔一〇四席。急進黨僅佔一〇四席。急進黨僅佔一〇四席。

蘇聯互換公約

政府不宣佈其為非法機關

（路透社十六日莫斯科電）蘇聯互換公約。政府不宣佈其為非法機關。蘇聯互換公約。政府不宣佈其為非法機關。蘇聯互換公約。政府不宣佈其為非法機關。

南愛爾蘭將軍新組織

（路透社十六日倫敦電）南愛爾蘭將軍新組織。南愛爾蘭將軍新組織。南愛爾蘭將軍新組織。南愛爾蘭將軍新組織。

青年聯合會

（路透社十六日倫敦電）青年聯合會。青年聯合會。青年聯合會。青年聯合會。

德柏林

防衛天空襲擊

防衛天空襲擊

防衛天空襲擊

防衛天空襲擊

（路透社十六日柏林電）德柏林防衛天空襲擊。防衛天空襲擊。防衛天空襲擊。防衛天空襲擊。

蘇波商約告成

拉薩雙方使署增設軍事隨員

（路透社十六日華沙電）蘇波商約告成。拉薩雙方使署增設軍事隨員。蘇波商約告成。拉薩雙方使署增設軍事隨員。蘇波商約告成。拉薩雙方使署增設軍事隨員。

德國會縱火案

（路透社十六日柏林電）德國會縱火案。德國會縱火案。德國會縱火案。德國會縱火案。

最後審問終結

（路透社十六日柏林電）最後審問終結。最後審問終結。最後審問終結。最後審問終結。

薩克為戴氏滔滔辯護

對黨議員證詞痛加駁斥

對黨議員證詞痛加駁斥

對黨議員證詞痛加駁斥

對黨議員證詞痛加駁斥

（路透社十六日柏林電）薩克為戴氏滔滔辯護。對黨議員證詞痛加駁斥。對黨議員證詞痛加駁斥。對黨議員證詞痛加駁斥。對黨議員證詞痛加駁斥。

蘇聯監獄失慎

焚燒四小時幸無死傷

（路透社十六日莫斯科電）蘇聯監獄失慎。焚燒四小時幸無死傷。蘇聯監獄失慎。焚燒四小時幸無死傷。蘇聯監獄失慎。焚燒四小時幸無死傷。

就火災論戴氏可宣告無罪

（路透社十六日柏林電）就火災論戴氏可宣告無罪。就火災論戴氏可宣告無罪。就火災論戴氏可宣告無罪。就火災論戴氏可宣告無罪。

國社黨與論一班

（路透社十六日柏林電）國社黨與論一班。國社黨與論一班。國社黨與論一班。國社黨與論一班。

就火災論戴氏可宣告無罪

就火災論戴氏可宣告無罪

就火災論戴氏可宣告無罪

就火災論戴氏可宣告無罪

就火災論戴氏可宣告無罪

（路透社十六日柏林電）就火災論戴氏可宣告無罪。就火災論戴氏可宣告無罪。就火災論戴氏可宣告無罪。就火災論戴氏可宣告無罪。

白字

小學教員生活素描

陳企霞

(一)

秋夕陽，十分的前靜，幽默，淡淡地，無神地，斜射着。當青年景的兩足，跨出了校門，散淡的光線着他整個的身體。

昨天，前天……以及過去的每天，夕陽確成了他唯一的安慰者。當他放下教鞭，喝了一口開水，照例的抱着一身疲乏，懶懶地踱着回來——在歸園的路上，除了陰雨天氣，他總可以接受那夕陽幽細的安慰，使他能爽然地輕輕地吐一口氣。

今天，夕陽似乎變了態度，拋過來的光線，像是陰險地在冷笑。這冷笑，正像那校長鄙薄的冷笑，和小學生奇怪的態度，一樣的可惡，而且更顯得討厭。立刻，他射出憤怒而厭惡的眼光，有力地中着那牆角上黯淡的陽光，陽光却似乎不覺地，泰然地，仍是那樣幽默地，無神地，或者說是陰險地，冷笑着……

失了魂似的，他走進家裏，一聲不響的一直跑到自己的書室，把手中的簿子向桌上一擡，斜着身子靠在窗下的沙發上，兩眼望着天花板發呆。

輕輕的腳步，他的妻進來了，見了，輕輕地嘆息，立時縮了肩，帶着憂愁的態度，問道：

「什麼事？為什麼今天？」……景！你應該對我說！」

「請不要同我說話，請！讓我靜坐一會，也許會好的。」

妻最知道他的脾氣，默然地出去了。她的背影，給他一種良好的感覺，但他的腦裏，已被無情的冷笑生根地占據着，雖然是苗條的背影，却只能在她的腦裏一閃，跟着妻的出去而消滅了。

對於妻，他決不會像對夕陽那般報之以憤怒而厭惡的眼光，雖然一樣的是安慰者，但妻終究是妻，何況是苗條的背影呢！

現在，他站了起來，開始在房裏踱來踱去，從這角到那角，又從那角到這角，懶洋洋的腳步，似乎在地板上點綴着，把那方正的小室，劃成了二個三角形。

在他，這樣的踱着，是消磨時間的很好法子，煩悶會跟着皮鞋的聲音而發洩出來。但是，今天呢，似乎有沉重的氣體緊緊地包着他的心，像雨前天空的烏雲，使他透不出氣來，更不會從皮鞋聲中發洩出來，腳步已失去了過去所有的效力！他茫然地重新在沙發椅上躺下來。

(二)

是下午的第二課，他在六年級的教室上歷史。在講到相當段落的時候，一個最長的學生，在最後一橫間站了起來。

他——周定福，每個教師都討厭他的前問，然而他是校長先生的外孫。他時常會在康熙字典裏去揀會難到先生的冷僻字眼，教師怎可不告訴他呢，有時，當教師紅着臉支吾着的時候，他却帶着狡猾

的神氣看你一眼，使年輕一些的教師，從臉上一種紅到耳根，年老的竟會惱羞成怒，却也不會打他。今天他站起來問當然還是老本，這種本事雖然老，青年教師却還不會碰着過，他只是在同事的口中，知道了這些。這種私熱氣味的劣根性，是最使年輕的景所痛恨。

「先生，「才」字旁一個「孚」，是讀什麼的？」這種口氣，顯然是帶着玩謔的神氣。

「不要在上課的時討論不相關的事情！孩子！什麼課應當作什麼事，其他的難離課再去問先生！」他似乎很鎮靜的說着，但却感到一些熱憤憤地，鎮靜，那是淺薄的經驗給他的。

「唔……」周定福輕蔑地笑着，坐了下來。那種熱意，跟着笑聲的消滅而加倍起來，迅速地奔散了他的全身。他偷偷地向孩子們一望，一對對可怕的烏瞳子，在各個疑慮而陰沈的小臉上流動着。

……這樣，下半個在他的熱意中草草的成了過去。

當他走進教員休息室，正預備看報的時候，周定福也走了進來。

「張先生！那個字讀什麼呀？」他說着：同上課時神氣沒有兩樣。

「唔……恐怕……大約讀「才」……「才」一「尤」罷！」他皺着眉說着：立刻感到更熱辣辣地的難過……

青年景只報紙遮着臉，希望人家看不見他那紅着的臉，但是房裏却也沒有其他的人。他忘了周定福的半去，更沒有看見他出去時的淚波和神氣。報紙上的字，在青年景的眼前，成了一點點的小黑圈，這無數的小黑圈，似乎會立刻聚了攏來，成了一團漆黑。這可怕的漆黑底一團又似乎會立刻爆發起來。這樣使他在熱辣辣中感到莫名其妙的迷惘和恐怖。

若是在別一個學校裏，這種刁難的學生，很有理由的不理睬他，或相當做做戒他，那個教師是萬能的呢？而且是字典裏的冷僻字眼呢！但是，這裏的校長，是三十年前的古董，若不是教育局的三令五申，他簡直會把「論語」「孟子」從灰堆裏出來給孩子們念。然而他是負責校長——所謂負責，那當然是有錢——的兒子。在這裏，他還是不忘自己坐冷板凳的態度，他時常說：「不識到完全，怎可以教孩子！」至於「完全」，那當然是指「子曰」那一類了。

獄中 SONATA

文達

隔絕是這裏的人世，外面的人們只是漠視，堅厚的圍牆與嚴密的門之內呵，一樣地血，汗與咸聲飛。

外人的聲聲是有樹有花，辦事室裏油木，出穩，沙發。鴉片色的臉龐蒙着青煙，把吸吮血汗的方法仔細打算。

身上沉重的鎗鎗發道，雙手臂過背還有反鈎。一陣陣的細微流入肺裏，白風活潑地在肉上遊戲。

愚昧的看守着森森，搖着狼的尾巴。他有一隻手和一張嘴巴，不停地鞭打不停地怒罵。

聽我們的足鏢啾啾，我們上工場，聽我們的足鏢啾啾，我們回監房。力量已經絕滅了但還要力量，血液已經乾枯了但還要動轉。

性命的燈絲熄暗，我們便到病房；帶了滿身毒，我們便進墓。

慘痛，尖銳的喊聲如同殺豬，迸裂，破碎的皮膚血模糊。他們為什麼給我們這樣啊？——沒有什麼啊，只因我們不去上工，弟兄！

這裏也有片刻的陽光，陽光照在圍牆上，年輕的眼睛互相交談互相擁抱。

嘈雜的步履裏有均韻的節奏，這雙手迅速地觸了那隻手。

這裏好像永遠是平靜，清淨的階上充溢花的芳馨。但花的芬香不流入裏面來，裏面佈滿着死亡的機械。

於是這一天漸漸降臨，污穢的冷香裏是火星。忘記了飢餓的內在燃燒，每人的心裏着同一的進行曲動跳。

枯黃的面龐發光，裸瘦的身軀顫慄。精神靜靜地緊張，視線密密地瞻望。

聽呵，衝擊着！洶湧着！粗燥的暴音！旋轉着！迴盪着！由近到遠由遠到近！虎狼天地遙遙，鐵門鎖上——道——道。

聽呵，這是囚徒的歌聲，如猛烈的洪流在空中奔騰！『莫道我們是囚徒呵，把我們血肉交屠……』

鎖鍊鎖住了我們身體，但鎖不了我們的精神！我們是燦爛燦爛的銅，你們熬煎，我們鍛鍊！……』

失了羣的鳥

李梨

天空是墨樣的黑，風在怒吼着，撼動着林木，在曠野的路上，沒有一個人，也沒有一個狗。整個的世界，是異樣的冷寂。

一隻失了羣的鳥，他傷悲地，惶恐地，在無目

的地狂飛，他轉動着他的頭，四面八方的探察着，可是並沒有發現什麼，他的先前的同伴，或是其他的什麼，在冷寂的世界裏，什麼都是沒有。

他在空中飛，本想拉一下尿，可是沒有拉得成功，他的淚水，是先行落着。

他又不肯高叫，恐怕要惹禍，因為這時候的世界裏，只有風在叫，其他，什麼聲音都是沒有的，他靜默地，急急地飛，儘是飛。

兩點，重重地，不留情地打上了他的翅膀，他飛得太疲乏了，翅膀又是逐漸地沉重了起來；在他開始飛的時候，風，好似要把他捲上天，輕輕地托住着他，此刻可真是不得了了，變了，一切都是變了，風，好似緊緊地逼着他，要他馬上沉落下來，樣子；於是，他的心，開始了慘痛的爆發。

這隻失了羣的鳥，不住地飛，儘是飛，在這個冷寂的世界裏，靜默地，他在探察着他的先前的同伴的蹤跡。

他的熱血，在他的週身，加速地流動着，他的心，是一刻刻地一刺了，他想，『磨難越來得重，他就應該更加努力，否則就會克服不了的，而反給磨難所屈服』；而且這個時候，他好似更懂得了這一點，『我們為了生存而鬥爭，同時，我們也是為了鬥爭而生存』；那末，既然是生存鬥爭之中，那死在鬥爭上邊，不也是應該的嗎！

他在遠方，隱隱地看到了，赤紅的光，閃白的天；於是，他更加努力起來了，向準着這個地方，飛着過去，此刻他是有目的飛了。

這算是他發現了一個奇蹟，這確是一個特別的地方啊！他靜了下來，原來他的同伴，是在這裏，他們是在鬪爭的烈火裏，跳動着，同敵人拼死的戰鬥，勝利了，敵人給燒成了灰，灰飛散開了去；天上的烏黑雲，是給灼熱的火，薰蒸着，威脅着，四散地走了開去；地上滿是活的活物，天上有太陽了。

失了羣的鳥，終於找着了牠的先前的同伴；他也混入了牠們的隊伍裏去。

同伴們，看到了他，很生氣地問，——你帶來了什麼消息？你怎麼會失了羣的？這個失了羣的鳥，非常快活地回答：

——什麼？消息！沒有什麼消息！我此刻是從冷寂的，黑暗的，飄着風，洒着雨的世界裏來的；當時，我祇是掉轉了一下頭，回頭看了一下，就失掉了你們的。

於是，他們是熱烈地歡迎着這位從遠方的，另一個世界裏來的，先前的同伴。

(三)

一陣嘹亮的放學鈴，把他從迷惘中喚了回來。他無可如何的放下報紙，走出了教員休息室，向促地走進禮堂。

禮堂裏充滿了孩子們的喧嘩聲，雖然是排着隊伍，但亂得不成樣子。大半是高聲的喧嘩着，有的竟伸手去打人。放學集隊的秩序，每天都是這樣的零亂和散漫，但這種零散的現象，在他的心裏，今天是顯得格外地醜惡，他不願意地把眼光向四面溜……

校長拿着戒尺，從外面進來，他亂舞戒尺，大聲的喊道：

『再囉！要不要吃「生活」？』雖然是破腔得駭人的聲音，但也只有一半的效力。禮堂裏雖然他晃着戒尺而稍靜了一些，但仍有像遠處傳來的市聲那樣哄哄地，哄哄地……

今天，是他同校長值日，所以在放學的集隊時，要負「維持秩序」的責任，但維持的本事，他只好給校長，至少他會動動那使少年學生不敢再鬧的戒尺，而且校長先生還有粗大而破啞的喉嚨呢！

在那平靜狀態中僅僅保持到一忽兒的時候。

『拿出銅鈔……讀……白字……』狡猾的口氣，有調地從第一隊的盡頭處發出來，却比戒尺更有效地使這裏突然的完全靜了下來。一對對呆着的眼光，刺一般的射着景，有的特殊地閃去看一眼，他們都微張着小嘴兒發呆似的呆着，似乎在等待着事情的發動。禮堂的空間，突然地由煩躁而完全靜了下來；由靜寂而更顯得緊張。

『……什……麼……』在這緊張的氣氛裏，青年景用微喘和顫動的聲音說着。校長先生一步跨上了講台，又張着破啞的喉嚨喊道：

『是誰！孩子們眼光，跟着這駭人的聲音，一齊的回頭過來，他們的眼光，也隨着的一齊地射到第一隊的盡頭處。顯然的事實一步步地踏入了嚴重的狀態裏，

『是周定福！』第一隊的盡頭處，不知道誰在輕輕的說着。接着又是粗暴而破啞的聲音：

什麼！不許說了……好去了！』學生隊隊地照舊的出去了。但禮堂的空間，顯然的同平常大不相同。在青年景的心裏，只是空洞地，熱辣辣地，但是，校長先生刺一般的冷笑，和周定福臨去回頭的狡猾的冷笑，使他感到戰戰兢兢的難受。一直到家裏，只是那兩種不同而又相同的冷和眼光，緊緊地擦擦着他那空洞的心。……

我們這文壇

蘇汶替自己呼冤

樓女士

最近蘇汶先生在十二月號現代「文藝獨白」欄內寫了一篇「文人在上海」的文章，不滿意北平文人稱上海文人為「海派」。於是引起江岳先生在時事新報「青光」欄內的一段感慨來：

「居留上海的文人，時常被不居留在上海的文人帶着某種惡意的稱爲「海派」，」汶先生在平地訴着冤。

只因住在上海，就給人稱爲有輕視的意味的什麼派，的確是不愉快的；正如因爲生在中國，做了中國人，給別國人看做特殊的民族，也感到不愉快一樣。可是，不難短地說，中國人的所以給人歧視，也並不是沒有理由的。而同樣地，住在上海的文人給人稱爲「海派」也有那樣被稱的所以。

上海的文人，其實只有其中的一部分，甚至只有很少的一小部分，有許多行為是爲別地方的人，尤其北方的，文人所看不慣的。如有的入編文藝辭典，便把自己的名字誇大地塞進去；有的人編文藝年鑑，差不多把自己的作品說做獨有的作品，把自己說做唯一的詩人或小說家；有的人編文藝雜誌，在批評欄內「坦白地」恭維自己的文章，或者在什麼欄內詳細地記載着自己的起居注；有的人爲什麼，便開口天才，閉口作家之類。

那種種，不要說住在別地方的文人來到了要反胃，就是住在上海的別的文人看到了也會惡心的，可是人家說起來總稱上海的文人，而那已在感到惡心的也住在上海的文人是更會感到沒有什麼可說的。

「面蘇先生也來在這樣地感到？」

江岳先生所指的「文藝年鑑」據實人說恐怕就是現代說書局出版的那部「中國文藝年鑑」，因爲祇有那本文藝年鑑上才有蘇汶先生自吹自捧的文章。（見該年鑑一九三二年文壇專號）又「某人編文藝雜誌……」之「某人」據說也就是指蘇汶先生，因爲蘇先生曾化名「凌冰」，在「現代雜誌」上大吹大捧過「懷德集」。

假如是真實的事實的話，那麼蘇汶先生的那篇大作「文人在上海」一定是爲了替自己呼冤的啊。